

论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悲剧意识

王玲丽¹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位江南少年成长过程中孤独、恐惧与忧伤的经历,也叙述了那个时代发生在少年周围人身上的各种生死挣扎、美好破灭的悲剧。《在细雨中呼喊》的悲剧意识体现在生存与死亡的挣扎、人性与道德的沦丧两个方面,其悲剧意识的价值则表现在对苦难生命的关怀、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上。探求小说蕴含的悲剧意识及其价值,能更好地把握余华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悲剧意识 生存 人性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19)04-0032-05

悲剧,作为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概念,当我们在文学审美范畴里对其进行论述时,主要是“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幸、苦难或生命毁灭的现象里面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对悲剧人物在遭受到不幸或毁灭时所持有的态度进行审美的判断和评价”。^[1]而这种审美意义上的悲剧也衍生出了另一个概念——“悲剧意识”: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精神现象,是对人类‘悲剧性’的一种总体性的心灵感受和精神把握。它产生于人与宇宙、自然、社会的对立意识,在这种对立中,人的力量永远无法最终战胜宇宙、自然与社会,人因此无法摆脱自己的灾难。它具体表现为生存与毁灭的矛盾,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形成悲剧意识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特定的忧虑、恐惧、绝望的心理”。^[2]但悲剧意识绝非仅仅限于对这种心理的沉浸,作为人类独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它是人类对生存境况进行反思并为未来进步提供更好发展前景的智慧结晶,始终闪耀着人类理性的光芒。具有悲剧意识的作家在文学创作时总是能直面现实人生,以其独到的观察力俯瞰芸芸众生,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在作品中发出应有的人道主义关怀,让我们在回顾过去和面对未来时具有更大的勇气。

余华就是一位具有悲剧意识的作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讲述了一个江南少年孤独、恐惧、忧伤的成长历程。伴随着这个历程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的发生,其间夹杂了和余华之前作品中相似的对死亡和暴力的描写:如祖父孙有元在生存与死亡之间的苦苦挣扎;主人公孙光林从小被家庭抛弃后一直面对的孤独和绝望的心境。这些悲剧如同噩梦般停留在孙光林的记忆深处久久无法忘怀,但同时,这些不断发生的悲剧也蕴含着深厚的悲剧意识,引人深思。

一、《在细雨中呼喊》的悲剧意识

探求小说中悲剧意识的价值,首先要了解小说中所蕴含的具体的悲剧意识,唯有对此进行细致的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住小说的文学价值。《在细雨中呼喊》的悲剧意识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既有生与死的挣扎,又有人性与道德的沦丧,人物在具有悲剧性的苦难里,不断和生命进行着深刻的对话。

(一)生存与死亡的挣扎

¹作者简介:王玲丽(1994—),女,浙江嘉兴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网络出版时间:2019-06-17 09:53:29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90617.0838.006.html>

余华在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中描写了许多的死亡。例如,《现实一种》里山岗、山峰兄弟之间互相虐待残杀导致的死亡,《世事如烟》中的司机因无法摆脱命运控制后的绝望自杀,《一九八六年》中的历史老师的自戕,等等。与上述的这些作品一样,《在细雨中呼喊》依旧弥漫着浓厚的死亡气息,描写了许多人的死亡,有主人公的祖父孙有元的死、养父王立强的死、好友苏宇的死,等等。但悲剧不是简单地大量书写死亡,而是通过对死亡的描述“来定义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命运的盲目性”。^[3]因此,死亡背后对人的思考才是悲剧所蕴含的价值。

《在细雨中呼喊》正是通过描写祖父等人面对死亡威胁时的表现来体现人面对生死时所具有的悲剧美,体现出“生命痛苦与实践磨难中所领尝到的人类存在的尊严和生命力量”,^[41]因此,具有悲剧意识的文学作品往往都会用大量的笔墨来书写生命面对苦难时的状态。《在细雨中呼喊》中,祖父孙有元在生存与死亡间苦苦挣扎的经历极富悲剧意识,死亡威胁与他惊人的求生欲望之间压迫与反抗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悲剧美。主人公祖父成长于动乱的战争年代,时代的炮火以及父亲的梦想让他的青年时代一次次面对死亡的悲剧。作为石匠的儿子,年少气盛的祖父准备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完成他父亲遗留下来的造桥梦想。在贫穷饥饿的岁月里,满怀着雄心壮志的他带着师兄弟在内战的枪声和饥荒的景色里长途跋涉,像叫花子一样到处招徕造桥的生意。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人们只求活命,祖父的生意根本无人问津。于是迫于生存压力,他什么活都干,甚至连洗刷僵尸、掘坟都干过,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抛尸野外。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死亡的厄运不断地降临在祖父身上:在他父亲病死无钱埋葬时,祖父异想天开地拿死尸去当铺里典当以求换得葬父钱;为挣钱救他母亲,祖父卖草药闯下大祸后又背着母亲一路逃难,但途中母亲却不幸被野狗吃掉,最后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疲惫不堪地在路上奔跑逃亡。祖父的青年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在各种险境里独自一人依靠自己的毅力,承受着命运向他抛来的各种死亡的悲剧。在西方的悲剧观里,“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5]人的生命是生存与死亡并存的矛盾体,人活着必须面对死亡的各种威胁。同时,“人的生命正是在自相矛盾和对死亡意识的不断自我扬弃和超越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的”,^[475]祖父在战争岁月里默默忍受了父母等亲人的凄惨离去,凭借自己的刚毅与死亡抗争,九死一生捡回一条命得以生存。因此,死亡在摧毁祖父生命的时候也恰恰增强了他的意志,让他完成了生命内在的提升和超越。面对一次次降临的死亡悲剧,祖父以顽强的勇气和毅力来战胜,体现出了最为厚重的生命力量,获得了人存在的尊严。

(二)人性与道德的沦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悲剧意识是“对人的命运的自觉关注,对人的尊严和价值遭到贬损而生发出悠缓、悲怆的审美意识”。^[44]一部具有悲剧意识的文学作品,往往都不会脱离对人尊严价值以及命运的关注,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探讨这些问题。小说中的主人公孙光林有着挥之不去的黯淡成长记忆,祖父孙有元的晚年有着不被家人认可的凄惨遭遇,孙家长期存在着“父不父、子不子”的伦理状态。这些悲剧无一不体现出人性与道德的沦丧给人带来尊严、价值等精神上的灾难。

“悲剧意识是悲剧性现实的反映,也是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6]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悲剧意识往往是通过悲剧性现实的展现完成的。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主人公孙光林和祖父孙有元两人的经历遭遇是小说里最具悲剧性的现实代表。孙光林从小就面临着亲人的抛弃与无视,6岁时被自己的亲生父亲从南门送到孙荡的王立强家抚养,6年后又因养父死去、养母出走而不得不回到南门。从南门到孙荡、再从孙荡到南门,他幼小的心灵一直都没有栖居之处。孙光林6岁以前在南门亲生父母身边时,整个家庭就处于父亲孙广才的暴力统治之下,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毫无生气可言,以至于他在被送走领养时,竟有一种盲目的欢快感。遗憾的是,养父王立强因生活作风问题被揭发而羞愧自杀,养母李秀英也因此出走,他再次陷入了被抛弃的命运之中,年仅12岁的他只能像大人一样扛把椅子走向码头、坐船去寻找亲生父母。然而,父亲孙广才对他的回归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满,因他和祖父同时回到南门时家里正发生火灾。从此,在孙广才那儿,他和祖父就成了家里的灾星,时时被刻薄以待。只要孙光林和祖父一起出现,孙广才就哇哇乱叫,大声呼喊家里又要发生火灾。因此,在孙光林的幼年记忆里,亲人之间在久别6年后完全没有重逢的喜悦,有的只是物质压力带来的厌恶与嫌弃。父亲的绝情让幼小的孙光林感觉到更加的漂泊无依,只能一个人坐在家门前的那口池塘边独自面对着这个世界:发呆、傻笑,与外面的世界产生隔离。无爱的家庭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灵伤害,不断加剧着他的恐惧感,使他的性格也变得异常敏感。在和同学朋友交往时,他常常有种莫名的焦虑和惶恐;在青春期对女生产生暗恋时,他又不感到罪恶和不安。这些痛苦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冷漠的家庭环境给他留下的心灵创伤。年迈的祖父在年轻时无数次战胜死亡威胁获得活下去的机会,却在老年时又遭遇到丧失尊严的生存危机。自从上山干活摔坏腰而失去劳动能力后,他在儿子孙广才眼中

便成了一个只会吃饭不能给家里干活的废物。面对孙广才的嫌弃和侮辱,祖父选择了隐忍地苟活,无声无息地消磨着他所剩无几的生命。为了求生存,祖父变得卑微至极,对孙广才饭桌上的谩骂逆来顺受,完全丧失了年轻时逃命的英雄气概。祖父年轻时求生的机智与勇气到了晚年只能发挥在餐桌的斗争里,每天为最基本的吃饭问题盘旋思虑:竟为了吃饭时能够到桌子,怂恿最小的孙子孙光明锯短桌腿;在失手打破饭碗后,他又因害怕孙广才的责骂而嫁祸给无辜的孙光明。祖父在年轻时爆发过的热烈生命力在晚年都变成无奈的苟且偷生,为了在家里求得生存,他默默忍受了亲情伦理破灭带给他的沉痛折磨。

“悲剧的实质,就是在于冲突,即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与悲剧的观念结合着的是阴森可怕的事件和不幸结局的观念。”^[7]孙光林和祖父的悲剧遭遇,正是来源于孙广才背离人伦底线的冷漠抛弃。孙家因孙广才个人的暴虐无情而分崩离析,完全没有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温暖。从孙家的遭遇可以看出,人一旦道德伦理破灭则家里所有人必将陷入困顿、迷茫的悲剧里,因为“精神生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它是确定人的本性的特征,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完满,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人本身的一部分,人的族类性的一部分,完满的人性的一部分”。^[8]因此,人类伦理亲情的毁灭让孙光林这样的孩子无法健康成长,让祖父这样的老人无法安度晚年,让孙广才这样的暴虐者也走向了自我毁灭。余华描写由人性与道德沦丧引发的家庭人伦悲剧,其背后探讨的正是人类精神世界里的沉重一面:人类一旦脱离道德约束,必将走向人性异化,从而给自己、给他人带来灾难。

二、《在细雨中呼喊》悲剧意识的价值

“所有各式各样的悲剧都具有某些共同之处。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物事;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这些悲剧洞察和透视蕴涵着一个潜在的哲学,因为它们给本来毫无意义的毁灭赋予了意味。”^[9]所以,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中所表现出来的悲剧意识绝非是让我们沉浸在小说痛苦悲哀的情绪中无法自拔。悲剧意识作为一种理性智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是作家直面现实苦难而发出的严肃拷问。

(一)对苦难生命的关怀

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余华的创作开始转型,此前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先锋小说特征,《在细雨中呼喊》则回归现实主义,即“回到朴素,回到现实,回到苦难的命运之中,而且也实现了自我精神上的又一次迁徙——从先前的哲学化命运思考向情感化生命体恤的转变,从冷静的理性立场向感性的人道立场的转变”。^[10]和之前作品冰冷的叙述相比,《在细雨中呼喊》最大的不同就是体现了人道主义的脉脉温情,虽然小说叙述的都是人世的悲剧,里面依旧保留了之前作品对死亡和暴力的叙述,但这种叙述已经完全脱离了文学形式上的雕琢与炫耀而走向更深层次的命运思考。小说对死亡和暴力的叙述带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而不同于之前的冰冷解剖。虽然小说中依旧不断上演着悲剧,但这种悲剧由于始终浸润在一种体恤性的叙事话语之中,而“悲剧快感产生自苦难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怜悯”,^[11]因而,小说彰显出作家强烈的悲悯情怀。余华在小说里叙述苦难的时候,蕴含了对生命的关怀和灵魂的拷问。《在细雨中呼喊》在展示生存本相时,虽有死亡的阴影不时笼罩,但这些阴影表现出来的并非是没有温度的血腥事件,而是带有一定尘世意味的体验。小说通过主人公孙光林的回忆娓娓道来,带有孩童看待这个世界时奇异而丰富的内心感受,而这些感受无不蕴含着生命本体的纯粹情感。因此,在主人公的回忆叙述里,所有残酷的现实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层由时间沉淀下来的温馨。这种温馨则是对苦难生命的一种温情关怀,它让小说里的悲剧不再显得苍白无力而是增添了别样的生命真实。

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在之后的创作中不再展露像早期小说《现实一种》里那种兄弟残杀、鲜血淋漓的镜头,而是开始挖掘平凡人物身上的人性光芒。他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而是应该向人民展示高尚。但这种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正是这种同情目光让余华在之后创作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里,看到了底层人民的生存苦难与人生智慧,对苦难生命给予最温情的目光。

(二)对美好人性的呼唤

虽然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中描写了主人公的绝望心理,但这种绝望与其前期小说有明显的不同——不再是无边的痛楚与沉重,而是在绝望背后有了重回人间的期盼。虽然现实世界给了孙光林整个少年时期以丑陋、肮脏的一面,但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依然不放弃对幸福的幻想与期待。面对成人世界的冷酷,作为孩童的孙光林毅然选择与其对立进行心灵上的强烈反抗,在茕茕独立的日子里他可以对着池塘微笑,在阳光下安静地冥想。沮丧和悲哀会不时涌上他的心头,但心中升起的温情却可以抵挡住这股洪流,心中的那片净土成了支撑孙光林活下去的唯一的力。这种温情眷恋使得整部小说与前期的先锋小说相比显得弥足珍贵。虽然前期的先锋小说也在描写悲剧,但这些悲剧的内容都是在讲述人在人性暴力等本性面前的无能为力、对自己命运的无法掌控,而“悲剧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歌颂了人对命运的精神胜利,人使命运成为自己的命运”。^[12]孙光林这一人物形象与余华前期《现实一种》中的山岗、山峰,《一九八六年》中的历史老师,《河边的错误》中的疯子等人相比有了能够战胜自己命运的力量,他的个性中拥有了向上、向善的美好生命力量。他对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有着极大的眷恋,如童年时代和祖父单独相处时被他慈爱目光的感化,对与苏宇之间少年友情的念念不忘,对养父王立强第一次带他吃冰棍的那种欣喜与好奇心情的怀念,等等。这些都在情感上不断地给人以亲切的安慰,表现了孙光林在黑暗中也从未放弃过对温情的渴求。而这些对温情渴求的叙写正是作家内心悲悯情怀的倾情流露,是小说悲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写出了缺乏信仰的末日黑暗,同时也表露了重建精神乌托邦的愿望,即重建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为现代人的灵魂流浪找到一个永恒的安身立命之处,从而使人与精神家园重新达到原初的统一”。^[13]小说一开始就在描写呼喊,一个女人在沉静的黑夜中面对旷野撕心裂肺地呼喊,但“我”期待的、能够回应她的呼喊声却一直未出现。这一呼喊为全书奠定了一种既凄凉又充满渴望力量的基调。在叙述完一系列故事后,可以体会到小说开篇女人呼喊的意义:这是小说里的叙述者在为我们发出一种呼唤,即对美好人性的呼唤,这也就是对拯救精神家园的呼唤——只有将流浪的灵魂安放于一个温暖的家园,才能完成对灵魂的救赎。这也正是整部小说所有血与泪凝聚而成的悲剧意识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1]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
- [2]马晖.民族悲剧意识与个体艺术表现——中国现代重要作家悲剧创作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2.
- [3]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M].丁尔苏,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7:49.
- [4]赵凯.悲剧与人类意识[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 [5]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87.
- [6]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3.
- [7]别林斯基.戏剧诗[M]//李邦媛,译.古典文艺理论译丛: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8.
- [8]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M].林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23-224.
- [9]雅思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亦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6.
- [10]洪治纲.悲悯的力量——论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及其精神走向[J].当代作家评论,2004(6):20-37.
- [1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46.

[12] 罗伯特·W·科里根. 悲剧与悲剧精神[J]. 颜学军, 鲁跃峰, 译. 文艺理论研究, 1990(3):92-97.

[13] 谢有顺. 绝望审判与家园中心的冥想——再论《呼喊与细雨》中的生存进向[J]. 当代作家评论, 1993(2):53-58.